

ZhongguoXindai
WenxueMingjiaZuopinji

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

庐 隐

经典作品

突如其来的怅惘，不知何时潜踪，来到她的心房。
她默默无语，她凄凄似悲，那时正是微雨晴后，斜阳正
艳，葡萄叶上滚着圆珠，茶藤花儿含着余泪，凉飕呜咽
正苦，好似和她表深刻的同情！

目 录

歧 路	(809)
树荫下	(824)
月夜里箫声	(829)
王阿大之死	(833)
哀 音	(840)
一个女教员	(844)
一个月夜里的印象	(857)
邮 差	(863)
傍晚的来客	(866)
一个快乐的村庄	(869)
红玫瑰	(875)
流 星	(881)
淡 雾	(895)
新的遮拦	(899)
灰色的路程	(904)
公事房	(909)
畸侣先生	(914)
穴中人	(919)
不 幸	(923)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

碧 波	(930)
好丈夫	(934)
一段春愁	(939)
秋光中的西湖	(946)
跳舞场归来	(954)
侦 探	(960)
散 文	(965)
思 潮	(965)
前 尘	(969)
月下的回忆	(986)
蓬莱风景线	(990)
愁情一缕付征鸿	(993)
雷峰塔下——寄到碧落	(997)
夜的奇迹	(1000)
春的警钟	(1002)
秋 声	(1004)
生命的光荣——叩苍从狱中寄来的信	(1005)
异国秋思	(1009)

歧 路

现在街上看不见拉着成堆尸首的大板车了。马路上所残留的殷黑色的血迹，最近也被过量的雨水冲洗净了，所有使人惊慌凄惶的往事，也只在人们的脑膜上，留些模糊的余影。一切残酷的呼声，都随之而消灭了。怵目惊心的大时代，在这个 H 埠是告了结束，虽然那些被炸毁的墙垣，还像保留着厄运后的黯淡，然也鼓不起人心的激浪来。这时候不论谁，都抱着从战壕里逃回来的心情，是多么疲倦，同时觉得他们尚生存在人间，又是多么惊喜和侥幸；而且他们觉得对于人间的一切，有重新估价的必要，所有传统的一切法则都从他们手里粉碎了。

肃真和几个同志，现在是留在 H 埠，办理一切善后，这些日子真够忙的，从清早就出去，挨家沿户的调查战事以后的妇女生活状况，疲倦得连饭都顾不得吃，回来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他们的公事房是在 H 埠的城内，是从前督军的衙门，宽广的厅房，虽然没有富丽的陈设，而雕梁画栋还依稀认得出当年的富豪气象。现在个客厅里每到下午四点多钟，就有许多青年的男女在这里聚会，肃真的卧房就在这个大厅的后面。她自从一点钟回来，吃了一杯牛奶，一直睡到现在——差不多四点半了，才被隔壁的喧笑声吵醒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呆呆的坐在床沿上出神，隔壁大厅里正谈着许多有趣的故事，这时忽然沉静下来，但是不久又听见一阵高阔的噪音说道：

“喂！张同志！好一身漂亮的武装呵！”

肃真心里想着这一定是说张兰因了，她昨天曾经说过今天要穿一套极漂亮的武装的……她正在猜想，果然听见张兰因清脆的嗓音说道：

“是呵！到了这个时候，谁还愿意披着那一身肮脏的耗子皮，趿拉着破草鞋呢？同志们，咱们真该享乐呵！……你们瞧我手上的弹伤——谁能相信在前敌奋斗的我，现在还活着……这真是死里逃生，还能不相当的享乐吗？”

“好呵！我们一同拥护张同志！”跟着起了一阵热闹的拍掌声。

“今天人来得真齐全，差不多都到了，……喂，老杨，怎么，你的肃真呢？”

“肃真……恐怕还在隔壁睡觉吧？”

“怎么这个懒丫头到现在还没有睡醒吗？杨同志，这当然是你的责任了，去！快些把她拉了来。”

杨同志用手捋着他那最近留的小胡子，笑咪咪的看着张兰因道：“是！小姐！遵命！”这样一来大家都禁不住笑起来了。

肃真正洗着脸，看见杨同志走了进来，放下手巾，觑着眼看了他一下，淡淡的笑了一笑说道：“吓！今天怎么这样漂亮起来。”那神气带着些讥讽的色彩，杨同志老大不好意思。“可不是吗！……我本来不想穿这一套衣服，……但是他们一定要我穿，并且他们说今天大家都要打扮得像个样，痛痛快快玩一天呢！”

肃真眼望着窗外的绿草地，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这些小子们，大概都忘其所以了！”回头指着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灰布大褂，颜色已经有些旧了，大襟和袖子都补着四方块的补丁，说道：“这件大褂你该认得吧！……我们从南昌开拔的

时候，就连这件破褂子，也进过长生库呢？每天一个人啃两块烧饼……那真够狼狈了，这会子，这些少爷小姐们倒又做起‘桃色的梦’来了。”

杨同志听了肃真无缘无故的发牢骚，真猜不透那是什么意思，只有低着头，讪讪的微笑。

“喂！罗同志！杨同志！你们到底怎么样？所有的人都到齐了，你们再不来我们就走了。”肃真听出是兰因的声音，就高声叫道：“兰因为什么这样焦急，你今天到底出多大的风头，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漂亮到什么程度罢！”

兰因笑道：“你也来吧！别说废话了！”

肃真和杨大可走到隔壁大厅，果见那些男女同志个个打扮得比往日不同，就是小王的领结也换了新的，张老五的胡子也是刚刮了，肃真瞧着那些兴高彩烈的同志们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少爷小姐真会开心呵！”这时一阵笑声从角落里发出来，肃真一看正是兰因。她假着小王坐着，用手指着肃真不知在谈论什么。肃真撇了众人跑到兰因面前，拉着兰因的手端详了半天，只见她身上穿着一套淡咖啡色的哔叽军装，脚上穿着黄皮的长统马靴，一顶黄呢军帽放在小王的膝盖上，神气倒十足，不禁点着头说道：“好漂亮的女军人，怪不得那些小子们要拜倒女英雄的脚下呢！”她说斜瞟了小王一眼。小王有些脸红，低下头装作看帽子上闪烁的金线。兰因隔了些时，用报复的语调向肃真道：“小罗！你别发狂，正有人在算计你呢！……喂！你瞧那几根胡子，多么俏皮！”肃真瞪了兰因一眼笑道：“唉！……那又是什么东西！”惹得旁边的同志们鼓掌大笑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前一阵汽笛声，他们所叫的汽车已经开来了，于是他们乱纷纷的挤到门口，各人跳上车子，到第一宾馆去。这是H埠有名的饭馆，大厅里陈设着新式的各种沙发

椅，满壁上都是东洋名家的油画片子，在那白得像雪一般的桌布上，放着一个碧玉花瓶，里面插着一束血点似的红玫瑰，甜香直钻进鼻孔，使人觉到一种轻妙和醉软的快感，雪茄烟的白雾，团团的聚成稀薄如轻绡的幔子，使人走到这里，仿如置身白云深处一般。

杨大可依然捋着他那几根黑须，沉沉的如入梦境，他陡然觉得眼前有一个黑影，黑影后面露着可怕的阴暗的山路，他伏在一群尚在蠕动的尸首下面，躲避敌军的炮弹，……他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已凝结成了冰，恐惧的心简直没有地方安放了。呵！肩膀上忽然有一种最温最柔的东西在接触，全身立刻都感到温暖，恰才失去的知觉又渐渐回复了。他真像是作了一个梦，现在这梦是醒了，睁大了眼睛，回头看见他爱慕的女神——肃真抚着他的肩，含着笑站在他的身后，他连忙镇定住乱跳的心站起来说：“这里坐吧！肃真。……”他将自己方才的坐位让给肃真坐了，他自己就坐在沙发的椅靠上，一股兰花皂和檀香粉的温腻的香味，从风里送过来，他好像驾着云，翱翔于空明的天宇，所有潜伏的恐惧，不但不敢现形，并且更潜伏得深了。

穿白色制服的伙计们，穿梭似的来去，他们将各色的酒，如威司忌，啤酒，玫瑰酒，葡萄酒，一瓶一瓶搬来，当他们将木塞打去的时候，一股浓烈的香气，喷散了出来，使人人的食欲陡然强烈起来。现在他们脑子里只有“享乐”两个字了，于是男人女人，互举着玉杯叫“干”，这样一杯一杯不断的狂饮着。女人们的面颊上平添了两朵红云，男人们也是满脸春色，兰因简直睡在小王的怀里，小王的左臂，将她的腰紧紧的搂住，他和她的唇几次在似乎无意中碰在一处。呵！这真是奇迹，从来历史上所没有的放浪和无忌，现在都实现了，很冠冕

堂皇的实现了。

肃真一直抱着玫瑰酒的瓶子狂吞着，现在瓶里头连一滴酒也没有了。她放下瓶子，脸色是那样红得形容不出，两眼发射着醉人的奇光，身子摇摇晃晃几乎要跌倒了。杨大可将她轻轻的扶住，使她安卧在一张长沙发上，他自己就坐在她的身旁，含着得意的微笑，替她剥着橘子。

他们想尽了方法开心，小张举着一杯红色的葡萄酒，高声的叫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是革命的青年，应当打破一切不自然的人间道德，我们需要爱，需要酒来充实我们的生活，请你们满饮一杯，祝我们前途的灿烂。”

“好呵！张同志——我们都拥护你，来！来！大家喝干这一杯。”小王说着，把一杯酒喝干了，其余的人们也都狂笑着将杯里的酒吞下去。

一点钟以后，饭馆里的人都散去了，深沉的夜幕将这繁华富丽的大厅团团的罩住，恰才热闹活跃的形象，现在也都消归乌有，地上的瓜子壳烟灰和残肴都打扫尽了，只有那瓶里的玫瑰，依然静立着，度这寂寞的夜景。

但是在这旅馆的第二层楼上东南角五号房间里还有灯光。一个瘦削的男子身影，和一个袅娜的女人身影，正映在白色的窗幔上，那个女人起先是离那男子约有一尺远近，低着头站着；后来两个身影渐渐近了，男人的手箍住那女人的腰了，女人的头仰起来了，男人的头俯下去，两个身影变成一个，他们是在热烈的接着深吻呢！后来两个的身影渐渐移动，他们坐在床上了，跟着灯光也就熄灭了，只听见男人的声音说道：“兰因，我的亲爱的！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热烈的爱着你！……”

底下并不听见女的回答，但过了几分钟以后，又听见长衣拖着床沿的声音，和女子由迷醉而发出的叹息声，接着又听见

男人说：“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从前了，女人尝点恋爱的滋味，是很正当的事！……哦！兰因你为什么流泪！亲爱的，不要伤心！不要怀疑吧！我们彼此都是新青年，不应当再把那不自然的束缚来隔开我们，减低我们恋爱的热度！”

还是听不见女的回答，过了一会那男的又说道：

“兰因，我的乖乖！你不要再回顾以前吧！我们是受过新洗礼的青年，为什么要受那不自然的礼教束缚，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，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去作那法制下的傀儡呢？不要再想那些使人扫兴的陈事吧！时间是像一个窃贼，悄悄的溜走了，我们好好的爱惜我们的青春，努力装饰我们的生命，什么是人间的不朽？除了我们的生命，得到充实！”

“可是子青！无论如何，人总是社会的分子，我们的举动至少也要顾虑到社会的习惯呵！……”

“自然，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，但是你要清楚，社会的习惯不一定是好的，而且社会往往是在我们思想的后面慢慢拖着呢……我们岂能因为他的拖延而停止我们思想的前进……而且社会终归也要往这条路上走的，我们走得快，到底不是错事。”

这一篇彻底而大胆的议论，竟使那对方的女人信服，她不再往下怀疑了，很安然的睡在他的怀里，作甜蜜的梦去了。

* * * *

太阳正射在亭子间的角落里，那地方放着一张西洋式的木床，床上睡着一个女郎，她身上盖着一条淡紫色的绒毯，两只手臂交叉在枕头上，似乎才从惊惧的梦中惊醒，失神的眼睛，定视着头顶的天花板，街堂口卖烧饼油条的阿二，拉着瘖哑的噪音在叫卖，这使得她很不耐烦，不觉骂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天天早晨在这里鬼号！”跟着她翻了个身，从枕头底下抽出一

个信封来，那信封上满了水点的皱痕，她将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，然后将信封里的一张信笺抽了出来，念道：

“兰因：

我有要事立刻须离开这里，至于将到什么地方去，因为有特别的情形，请你让我保守这个秘密，暂且不能告诉你吧！

我走后，你仍旧努力你的工作，我们是新青年，当然不论男女都应有独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，你离了我自然还是一样生活，所以我倒很安心，大约一个月以内，我仍就回到你的身边，请你不要念我，再会吧！我的兰因！

子青”

她每天未起床以前总将这信念一遍，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个月的期限早已满了，但是仍不见子青回来，也再接不到他第二封信，她心里充满了疑云，她想莫非他有了意外吗？……要不然就是他骗了她，永远不再回来了吗？……

她想到这可怕的阴影，禁不住流泪，那泪滴湿透了信笺不知有多少次，真是新泪痕间旧泪痕。如今已经三个月多了，天天仍是痴心呆望，但是除了每天早晨阿二瘖哑的叫卖声，绝没有得到另外的消息。今天早晨又是被阿二的叫卖声惊醒，她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一遍，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，她泪眼模糊看着窗外，隔壁楼上的窗口，站着一个美丽而娴静的女孩，正拿着一本书在看。她不禁勾起已往的一切影象。

她忽觉得自己是睡在家乡的绣房里，每天早晨奶妈端着早点到她床前，服侍她吃了，她才慢慢的起床，对着镜梳好头，

装饰齐整，就到书房去。那位带喘的老先生，将《女四书》摊在书桌上叫她来讲解，以后就是写小楷，这一早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到了下午，随同母亲到外婆家去玩耍，有时也学作些针线。

这种生活，虽然很平淡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倒觉得有些留恋。再看看自己现在孤苦伶仃住在这地方，没有一个亲友过问，而且子青一去没有消息，自己简直成了一个弃妇，如果被家乡的父母知道了，不知将怎样的伤心呢！

她想到她的父母，那眼泪更流得急了。她想起第一次见了她的表姐，那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，她正同着母亲坐在葡萄架下说家常，忽见门外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来，剪着头发，身上穿着白印度绸的旗袍，脚上是白色丝袜，淡黄色的高跟鞋，态度大方。她和母亲起先没认出是谁来，连忙站了起来，正想说话，忽听那位女郎叫道：“姑妈和表妹都好吗？我们竟有五六年没有见了呢！”她这才晓得是她的表姐琴芬。当夜她母亲就留表姐住在家里，夜里琴芬就和她同屋歇息。琴芬在谈话之间就问起她曾否进学堂，她说：“父亲不愿我进学校。”琴芬说：“现在的女子不进学校是不行的，将来生活怎样能够独立呢！……表妹！你若真心要进学校，等我明天向姑丈请求。”她听了这话高兴极了，一夜差不多都没有睡，最使她醉心是琴芬那种的装束和态度，她想如果要是进了学校，自然头发也剪了，省得天天早晨梳头，并且她也很爱琴芬的那高跟鞋，短短的旗袍。

第二天在吃完午饭的时候，琴芬到她姑丈的书房闲谈，把许多新时代的事迹，铺张扬厉，说给那老人家听。后来就谈到她表妹进学校的事情，结果很坏，那老人只是说道：“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女儿，还怕吃不到一碗现成饭吗？何必进什么学校

呢！而且现在的女学校的学生，本事没有学到而伤风败俗的事情却都学会了。”

琴芬碰了这个钉子，也不好再往下说；但是她很爱惜表妹，虽然失望，可是还没有绝望，她想姑母比较姑丈圆通得多，还是和姑母说说也许就成了。这个计划果然很有效果，当琴芬第二次到姑妈家去的时候，她的表妹第一句话就是报告：“父亲已经答应让我进女子中学了。”

这一年的秋季她就进了女子中学的一年级，这正是革命军打到她故乡的时候。学校里的同学都疯了似的活动起来，今天开会明天演讲，她也很踊跃的跟着活动，并且她人长得漂亮，口才又好，所以虽然是新学生，而同学们已经很推重她，举她作妇女运动的代表，她用全部的精神吸纳新思潮，不知不觉间她竟改变了一个新的人格。

在她进学校的下半年，妇女协会建议派人到武汉训练部去工作，兰因恰又是被派的一个，但是这一次她的父母都不肯让她去，几番请求都被拒绝，并且连学校都不许她进了。

有一天她的父亲到离城十五里地的庄子上去收租，母亲到外祖母家去看外祖母的病，本来也叫她同去，但是她说她有些肚子疼，请求独自留在家里休息，这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她打开母亲放钱的箱子，悄悄拿了一百块钱和随身的衣服，然后她跑到她同学李梅生家里，她们预先早已计划过逃亡的事情，所以现在是很顺利的成功了。她们雇了两辆车子跑到轮船码头，买好船票，很凑巧当夜十二点钟就开船了。

自从那一次离开了父母，现在已经三年了。关于父母对她逃亡后伤心的消息，曾经听见她一个同乡王君说起，她的父亲愤恨得几乎发狂，人们问到他的女儿呢？他总是冷然的答道：“死了。”母亲常常独自流泪……

呵！这一切的情景，渐渐都涌上心头……她想到父亲若知道她已经和人同居，也许已经变成某人的弃妇时，不知道要愤恨到什么地步！唉！悔恨渐渐占据她的心灵，一颗一颗晶莹的泪珠，不断的沿颊滚了下来。

“砰！砰！”有人在敲亭子间的门了，她连忙翻身坐起来问道：

“谁呵！”

“是我，张小姐！……”

好像是房东的声音……大约是来讨房钱的，她的心不禁更跳得厉害了，打开抽屉，寻来寻去只寻出两块钱和三角小银币……而房租是每月十块，已经欠了两个月，这个饥慌怎么打发呢？

“张小姐！辰光不早了，还没有起来吗？……”

房东的声音有些不耐烦，她忙开了门，让房东进来。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江北妇人，上身穿着长仅及腰的一件月白洋布衫，下身穿着一条阔裤脚的黑花丝葛裤子，剪发梳着很光的背头，走进来含着不自然的微笑，将兰因的屋子打量了一番，又望兰因的脸说道：“张小姐！王先生有信来没有？真的，他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了，……”

“可不是吗？……前些日子倒有一封信，可是最近他没有信来。”

房东太太似乎很有经验的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张小姐！我怕王先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吧！现在的男人有几个靠得住的，他们见一个爱一个，况且你们又不是正经的夫妻……他要是老不来，张小姐还应当另打主意，不然怎么活得下去呢！……这些辰光，我们的生意也不好，你这里的房钱，实在也垫不起，我看看张小姐年轻轻的，脸子又漂亮，如果肯稍微活动活动，还

少得了这几个房钱吗？只怕大堆的洋钱使都使不尽呢！……”

兰因已明白房东太太的来意了，本想抢白她几句，但是自己又实在欠下她的钱，硬话也说不成，况且自己当初和王子青结婚，本来太草率了。既没有法律的保障，又没有亲友的见证，慢说王子青是不来了，奈何他不得；纵使他来了，不承认也没有办法……想回到故乡去吧，父亲已经义断恩绝，而自己也觉得没有脸面见他们……

房东太太见她低头垂泪，知道这块肥羊肉是跑不了的，她凑近张小姐，握住她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张小姐！你是明白人，我所说的都是好话，你想作人一生，不过几十年，还不趁这年青的时候快活几年，不是太痴了吗？况且你又长得漂亮，还怕没有阔大少来爱你吗？将来遇逢到如意的姑爷，只怕要比王先生强得多呢……呵！张小姐！我不瞒你说，这个时代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已见过好多，前年我们楼下住着一个姓袁的，也是夫妻两个，起初两口子非常的要好，后来那个男人又另外爱上别的女人，也就是把那位袁太太丢下就走了。袁太太起先也想不开，天天写信给他，又托朋友出来说合，但是袁先生只是不理，他说：我们本来不过是朋友，从前感情好，我们就住在一块；现在我们的感情破裂了，当然是各走各的路。袁太太听了这话气了个死，病了十几天，后来我瞧着她可怜，就替她想了一个法子，……现在她很快乐了，况且她的样子，比你差得多呢！……”

房东太太引经据典的说了一大套，一面观察兰因的脸色，见她虽是哭着，但是她的眼神，是表示着在想一些问题呢！房东太太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有九分九的把握了，于是她站起身来说：“张小姐！还不曾用早饭吧？等我叫娘姨替你买些点心来吃。”房东太太说着出了亭子间，走到扶梯就大声喊：“娘姨！”

在她那愉快的腔调中，可以知道她是得到某一件事情的胜利了。

* * * *

一年以后，肃真是由H市调到上海来，她依然是办着妇协的事情，但是她们每谈到兰因，大家都抱着满肚皮的狐疑，一年以来竟听不见她的消息。前一个月肃真到昆山去，曾在火车上遇见王子青，向他打听兰因的消息，他也说弄不清，究竟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个形迹奇怪的女子，便成了她们谈话的资料了。

在一个初秋的夜晚，肃真去赴一个朋友的宴会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谈到废娼问题。有许多人痛骂娼妓对于青年的陷害，比一只野兽还要可怕，所以政府当局应当将这堕落的娼妓逐出塞外。有的就说：“这不是娼妓本身的罪恶，是社会的制度将她们逼成到堕落的深渊里去的，考察她们堕落的原因，多半是因为衣食所逼，有的是被人诱惑而失足的，总之，这些人与其说她们丑恶，不如说她们可怜，……”

关于这两个议论，肃真是赞成后面的一个。她对于娼妓永远是抱着很大的同情的，但是她究竟不清楚她们的生活，平日在娱乐场中看见的妖形媚态的女人，虽然很有时惹起她的恶感，但同时也觉得她们可怜。她每次常幻想着一个妙年的女郎，拥着满身铜锈的大腹贾，装出种种媚态，希求一些金钱的报酬，真是包含着无限的悲惨……因此，她很想去深究一下她们的生活，无论是外形的或内心的。不过从前社会习惯，一个清白少女，绝不许走到这种可羞耻的地方去，可是现在一切都变动了，这些无聊的习惯，没有保存的必要，于是肃真提议叫条子，大家自然没有不赞成的。但是肃真说：“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叫了来只许坐在我的身边，因为我叫条子的意味，和你们

完全不同！”那些男人听了这话，心里虽不大高兴，但嘴里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得答道：“好吧！”

“茶房！”肃真高声地叫着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穿白色制服的茶房来到面前，“先生要什么？”

“你们这个地方有出色的名妓吗？”

茶房望了肃真一眼，露出殷勤的笑脸说道：“吓！这地方有的是好姑娘……像雪里红……小香水……白玉兰都是呱呱叫的一等姑娘，您是叫哪一位？”肃真对于这生疏的把戏，真不知道怎么玩。她出了一回神说：“就叫雪里红吧！”茶房道：“只叫一个吗？……先生们若喜欢私门子，新近来了一个秦秋雯，那更是数一数二的出色人物，又识字，又体面，只要五块钱就可以叫来。”

“哦！那么你也把她叫来吧！”肃真含着好奇的意味说。

茶房去了不久，就听见外面叫道：“雪里红姑娘到！”跟着白布门帘掀动，进来一位二十左右的姑娘，蛋形的脸庞，玲珑的身材，剪发，但梳得极光亮，上身穿着一件妃红色的短衫，下身玄色裤子，宝蓝色缎子绣花鞋，妃红色丝袜，走路的时候，露着她们特有的一种袅娜轻盈的姿式，而且一股刺鼻的香味，随着她身子的摆动，分散在空气中，在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琴师，大约三十左右年纪的男人，脸上长满了疙瘩，手里拿着三弦琴。那雪里红走进来，向在座的人微微点头一笑，就坐在肃真的身后，肃真转过脸来，留神地观察她。那姑娘看见座上有女客，她似乎有些忸怩，很规矩地唱了一只小曲，肃真觉出她的不自然的窘状来，连忙给了钱打发她走。

雪里红走后，那些男人们又发起议论来了。

他们讨论到娼妓的心里，据那位富有经验的高大个子孔先生说：“娼妓的眼睛永远是注视在白亮的洋钱上，因此她们的

思想就是怎样可以多骗到几个钱，她们的媚态，她们的装束，以及她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只向着弄钱的目标而进行，所以游客们只要有了钱，便可以获得她们的青睐，不然就立刻被摒弃了……”

肃真很反对这种论说，她说：“人总是一个人，有时人性虽然被货利的诱惑而遮掩了，但是一旦遇到机会，依然可以发现出来的，……我觉得娼妓的要钱和一般的商贾趋利是一样可以原谅的行为，不过在获利以外，他们或她们总还有更高的人生目的，……娼妓的要钱，是为了她们的生活，她们比一般人都奢侈，也只不过为了她们的生活，社会上的男人，要不是为了她们入时妖艳的装束和能应合男人们心理的媚态，谁还肯把大捧的银子送给她们呢？……所以娼妓的堕落，是社会酿成的，我们不当责备娼妓，应当责备社会呵！”

肃真的语调十分热烈，在座的男人们，都惊奇地望着她，孔先生虽然不大心服，但是也想不出什么有力量的话来反驳她，不知不觉大家都沉默起来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忽听门外有人走路的声音，那声音很轻盈，是一个女人穿着皮鞋漫步的声音，而且是越走越近。大家都不觉把视线移到门外，不久果然门帘一动，走进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来，身上穿着蛋白色的短旗袍，脚上肉色丝袜和肉色皮鞋，额上覆着水波纹的头发，态度很娴静，似乎是一个时髦的中学校的学生。那女郎走了进来，一双秀丽的眼睛向满屋里一扫，忽见她打了一个冷战，怔怔地向肃真坐的角落里定视着，那脸色立刻变成苍白。她一声不响地回转身就跑了。大家莫名其妙地向这奇怪的女郎的背影望着，只是她如同梦游病似的，一直冲到门外渐渐地不见了。

他们回到屋里，看见肃真失神地怔坐在一张沙发上，脸上